

株

ZHUZHOU RIBAO

神农周刊

2025年7月20日
星期日

乙巳年六月廿六

第24062期

今日4版

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
CN 43-0005



中共株洲市委主管、主办
株洲日报社出版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
yzhy83@163.com



云阳山避暑小记

云阳山人

云阳山简直是大自然给茶陵这座千年古城打造的巨型空调。

从茶陵西高道口下来，沿着西环线驱车2公里，瞬间抵达云阳山东门景区。第一站直奔赤松仙——这里可是道教养生文化的发源地，传说中的神仙赤松子就在这儿修仙。

刚进山门，调皮的山风就“咻”地钻进衣领，把黏糊糊的暑气一扫而空。岩石上爬满可爱的苔藓小精灵，让我想起袁枚那首超治愈的小诗：“白日不到处，青春恰自来。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。”整座山就像被神仙用绿色颜料泼过一样，连空气都飘着青草味的香气。

踩着赤松游道蜿蜒的石阶往上爬，阳光被松针剪成斑斑点点的星光，在石板上跳跃舞蹈。石缝里冒出的野草挂着露珠，蹭到腿上，凉得我“哇”地跳起来！

赤松亭后面的森林简直是天然空调房！参天大树把天空都遮成了绿色的遮阳棚，连知了的叫声都变得遥远。我找了块被太阳晒得暖暖的石头坐下，远眺茶陵古城，仿佛能听见大地在打小呼噜。

松涛声里夹杂着山雀扑棱翅膀的“扑扑”声，闭眼冥想时连心跳都变得悠哉游哉。往云阳仙道观爬的路上，紫薇峰把山路染成梦幻的墨蓝色。路边的野花喷着香气，冬茅草摇曳着蓬松的穗子，活像一群举着荧光棒开演唱会的粉粉们！

铁瓦亭过后，云阳仙南岳宫的飞檐突然从树影里探出头，听着檐角铜铃“叮铃铃”的响声，看着放生池幽绿的湖水，治愈得很！

晚上住在云阳仙道观旁的蓬莱阁，被子晒得香喷喷的。窗外虫鸣乐开了演唱会，纺织娘“唧唧”，蟋蟀“啾啾”，简直是天然演唱会。半夜突然下起大雨，雨滴在屋顶开起了打击乐会，偶尔有几滴调皮鬼顺着屋檐“啪嗒”跳到青苔上。

第二天被鸟鸣声唤醒，推开窗，看见紫薇峰仿佛泡在牛奶浴里，道观晨钟的余韵，在山谷里玩起了回声游戏。经过观音岩、张良试剑、白云寺、十八拐等景点，终于登顶紫薇峰新平台！

站在这里，整个人都被美到窒息——流水像条闪闪发光的银蛇，云阳山的绿浪一翻浪到天边。山风带着松针和野菊的香气，流云间偶尔有飞鸟“唰”地划过，帅气得像战斗机表演！这一刻，所有攀登的疲惫都值了！感觉自己能摸到风的脉搏，扯一片云当披风。此时，山下的炊烟袅袅升起，给紫薇叠翠的山境加了点人间烟火气。

下山时，在竹嘴湖发现了个宝藏——海拔700多米高的神农古井！炎炎夏日里，喝着冰凉镇山泉水、西瓜汁，吃着跑山鸡和野菜，这顿农家乐应该有米其林三星认证！

为了看寿潭瀑布，我们走了千层云梯。园林工人正在给杜鹃花浇水培兜，明年春天这里肯定美成网红打卡地！

寿潭瀑布从百米高空“哗啦啦”跳下来，在阳光下画出小彩虹。站在吊桥上，水雾“嗖嗖”地往脸上扑，凉快到起飞。

回望云阳山，整座山都绿得能掐出水来。衣服上沾着千层云梯的竹香，鞋里藏着神秘山谷的沙子，这些云阳山夏日限量版清凉记忆，等我回到城市后，一定会从记忆口袋里偷偷溜出来，给闷热的午后送来一缕山间清风。

一枝一叶总关情

漫谈炎陵客家木叶吹奏技艺

谭圣林

折一枝，掐一叶，含于唇，手指拿捏，“鼓吹”一曲，一路走，一路吹，原声滑向山谷，落入鸟语花香。这便是湘东炎陵客家人的木叶吹奏。叶片如芯片，客家山歌、经典民歌、网络新歌，甚至花鼓腔调，皆可一叶尽揽。

游人、食客、玩客不必拘谨。可以在神农峡谷景区民俗节，与客家阿哥老妹体验木叶合奏。可以在炎陵黄桃节，跟随一片木叶飘然地品味“桃醉”。当然，也可以在乡村路边和田间地头，与劳作休息的客家人小调一轮。可以在三月三侗族舞、三人龙、古乐奏之后，调频至木叶吹奏，模仿虫鸟之鸣、猪牛之唤、泉水之落、山风之卷等自然声音。

木叶传情

一叶知秋，知春，知家，知家春秋。看似简单，其实不简单。

“八分半山一分田，半分水域和庄园”的炎陵，荣享始祖炎帝神农氏福佑，坐拥湖南第一森林覆盖率，木叶何其密何其多。漫山坡岭盘根的毛竹、油茶，门前屋后守望的橘柚、柳树、枫树、樟树等，片片青叶有形无齿、有机无毒，是简单、古老、干净的生态乐器。

木叶吹奏，直接入了客家山歌：“阿哥所（砍）柴上山岗，老妹采茶蔑蔑装。木叶一响心相通，吹到包头（日头）落西冈。”“千金难买老妹心，千言难吐（讲）阿哥情。媒婆嘴巴哇（讲）出血，喂（不）抵木叶吹几声。”亦可伴奏山歌，吹奏者领会山歌旋律和词意，即兴起调、间奏或呼应唱歌人，人与木叶声在交错互动中，融入空灵自然。

木叶吹奏不喜严肃古板，乐于模仿穿插各种语气词，搅动气氛。如表示回应的“哦、嗨”，表示惊喜的“啊、做麻给（干什么）”，模拟阿妹娇嗔俏皮的“喂、切、喂喂喂（不去不去）”，辅之以吹奏者摇头晃脑的滑稽表情，直叫人忍俊不禁，劳作板结的倦意即刻解锁，男女暧昧的牵扯，被一片会说话又没说透的木叶，轻轻撩拨。

木叶声声，除了在乡间田野倾诉衷肠，同样能登上璀璨舞台，与竹笛、二胡、唢呐一起奏起民乐《绣金匾》《谁不说俺家乡好》，抑或邀请电子乐队摇滚一曲《黄土高坡》。

看似无意，实则用心。吹奏人信手采摘的木叶，其实挺挑剔，力求不老不嫩、不硬不软、不大不小、不厚不薄，入唇避免跑风漏气，易发音，音色柔和，听觉舒适。

丝不如竹，竹不如肉，肉指的就是喉咙。不同于那些颜值高大上的铜管弦乐器，就地取材吹奏木叶，争的就是喉咙里一口气。木叶等同于乐器簧片，口腔犹如风箱，配以手指、嘴唇、口形、舌头的微调颤动，使得气息在叶片与嘴唇之间产生摩擦，随着振动频率变化，产生忽高忽低、有强有弱的音律，可波音，可抖音，可滑音，可吐音，

可倚音，不一而足，心里怎么念想，嘴里怎么吹奏，收放自如，任尔巧舌花舌自由发挥。肺活量足够大的吹奏者，音域可横跨低、中、高三个八度。《骏马奔驰保边疆》这样的军旅歌曲，多拍长音可以一气呵成。

时光里的木叶声声

从原始社会狩猎时代，人们便懂得衔草木之叶于口，吹之发声；或拟禽兽鸣啼以引诱上钩，或作信号通风报信以避险。无地域，不分族群，这种“街叶发声”的方式逐渐从生存小技中衍生，最终成为广泛流传于民间的乐艺。

在唐代，吹奏木叶已成为皇室宫廷乐队的亮点节目。学者型官员樊绰在《蛮书》中描述：“少年子弟暮夜游行间巷，吹芦笙或吹树叶，声韵之中，皆寄情言，用相呼召。”记录唐朝礼乐的《新唐书·礼乐志十一》中“歌二人，吹叶一人”，唐代史学家杜佑的《通典》中“街叶而啸，其声清哀”，均为此留痕。

白居易有木叶诗云：“苏家小女旧知名，杨柳风前别有情，剥条盘作银环样，卷叶吹为玉笛声。”写的是六朝歌妓苏小小，折得柳枝编银圈，卷起柳叶吹春风，画面感堪称绝版，引得迁客骚人再回首，心有戚戚然。

郎士元的木叶诗句则是另一种悲壮：“妙吹杨柳动悲愁，胡马迎风起怨愁。若是雁门寒月夜，此时应卷尽惊沙。”一片杨柳叶子，四两拨千斤，触发战马奔腾踢爆怨恨，吹出了断肠人在天涯，独独然而涕下的极度内伤。

客家木叶，曾是“南漂一族”。一千多年前，客家先民历经连年灾荒和兵燹，自中原黄河、洛水一带，南迁至赣南、闽西、粤东等地。中原礼乐与南方山野融合，形成了“逢山必有客，无客不住山”的分布格局，木叶吹奏自然随身带入。特别是植被密集的福建上杭山区，木叶吹奏成为乡间人人乐于打卡的传统技艺。

走南走北，走到炎陵还过得。继续南迁的客家人，对罗霄山下的炎陵情有独钟。《炎陵县志》中记载的客家人迁入明细，也印证了此言并非空穴来风。“宋代迁入12支，元代迁入9支，明代迁入20支”，而“清代县内共有移民123支迁入”，其中“广东的乳源、梅县区、惠州、龙川、长乐、兴宁等地迁入9支”。

从支数来看，清代广东、福建移民迁入占了多数。此外，江西迁入的33支移民中，也有一部分是从广东、福建辗转而来的客家人。闽、粤、赣3个省份的客家移民，占同期移民总数的83.7%。

目前，炎陵客家人占据全县人口比例的七成，主要分布在县内东部的沔渡、十都，南



▲炎陵客家人劳作之余吹奏木叶

部的溁溪、策源、水口、中村、下村等乡镇。炎陵的山水慷慨，桃李梅桂、香菇木耳、茶油香茗、竹笋魔芋取之不尽，滋养着一方人；更有那阵阵木叶声，如风而入耳，怡人悦心。

木叶奏新韵

炎陵客家木叶吹奏技艺，也像客家豆饼酿豆腐、水酒艾米粿一样，远道而来，在迁徙、垦荒、扎根中渐渐反“客”为主。它由洋溢着闽粤人口味的清甜，悄悄融入湖湘人的辣调子，中和了日常的乏味无聊，惊艳于山水之间。

笔路蓝缕，以处草莽。饱受颠沛流离之苦，不得不远遁故土的客家人，心怀敬畏，在夹缝中求生存，尤为懂得家国安康的弥足珍贵。柔、缓、容，是他们淡定生活的支撑点。不同姓氏，不同宗族，来自不同区域，怀

揣各自的乡愁，却彼此友善认同，美美与共。他们守护自己的风俗，吟唱自己的山歌，也吹着属于自己的木叶。

一叶关情。如今，福建上杭木叶吹奏已纳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，全国首个树叶吹奏协会在上杭县应运而生。炎陵客家木叶吹奏，也常与客家山歌、美食、舞龙等结合，组团式文旅出圈。

无用之用是为大用，以自然为器，取朴拙而去巧慧。其俗可耐，其意可感，其音可秀。加持炎帝之灵气、红色之生气、绿色之地气，质地愈加高洁。

炎陵客家人的木叶吹奏，就是这个样范。

元代文豪冯子振诗歌中的故土情结

刘湘林

愈秀气。冯子振十分钟爱梅花梅花，在故乡时便常常立于梅树间，观察着各种梅树的形态，对各种梅花了如指掌。

一次，冯子振到同集贤院学士的赵孟頫家中做客。二人谈诗论文，兴趣盎然。带着几分醉意，冯子振看到赵宅院中有寒梅数树迎风斗雪，不觉诗兴大发，随即拈笔作《庭梅》一首——“阑干六曲护春风，白雪生香满院中。夜静月明出风下，半窗疏影隔帘栊”——之后，故乡各地的梅花在冯子振脑海中翩然而至，疏梅、孤梅、新梅、鸳鸯梅、红梅、胭脂梅千姿百态；盆梅、雪梅、凤梅、烟梅、竹梅、杏园梅色彩纷呈，半开梅、全开梅争奇斗艳；寻梅、问梅、索梅、歌梅、寄梅激情奔放；梦梅、谱梅、浴梅诗想联翩……百首咏梅诗，一夜完成。其中6首就直接写到家乡的罗浮山和罗浮江，如《问梅》诗中的“一别罗浮几度春，岁寒心事许谁论”，《远梅》诗中的“罗浮山下度春风，千里相思信未通”，尤其是《竹梅》诗中“乘鸾姑射下罗浮，鼓瑟湘妃出上游”，不仅把罗浮江写入诗句，还把姑姑嵌入——“鸾山配凤岭”，罗浮江就是饮水源头之一，靠近柏市凤岭——无限思乡情思，尽在其中。

《鹧鸪曲》中的攸县风物

在元代，元曲就像今天的流行歌曲，广泛地流传在广袤大地，文人雅士抚琴弄箫，低吟浅唱；风流浪子于酒馆妓院，手持红牙板，肆意高歌；茶楼卖唱的二八小楼也启朱唇，婉转轻歌；甚至在幽深的小巷之中也听到小商小贩自得其乐地哼唱……元曲就这样铺天盖地地走进了元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。

元曲虽然大家都可以唱，但高雅的元曲也讲究诗词韵律，遣词造句亦是考究。诗人白贲曾将词牌《黑漆弩》进行创新，改为《鹧鸪曲》，押“住”“父”“雨”“去”“处”五韵，其中“父”字韵脚搭配最佳，末句声律严格按“去上上平上去”搭配，声调谐美，加之渔父形象鲜明，词句又蕴藉，所以深受当时人们的喜爱，填词唱和的文人也很多。

冯子振虽不住在鸪洲畔，但他有故乡的生活经历，又周游各地，因而创作素材很多，成为和白贲《鹧鸪曲》最多——流传下来的就有42首——也是最有名的词曲大家。这些歌曲中，多篇都有反映攸县的生活，如《农夫渴雨》云：“年年牛背扶犁住，近日最懊恼杀农父。稻苗肥恰待抽花，渴煞青天雷雨。恨残霞不近人情，截断玉虹南去。望人间三尺甘霖，看一片闲云起处。”攸县过去不少地方缺水，容易遭受干旱，冯子振亲身感受到农民盼雨的心情，此曲写的就是禾苗正待扬花吐穗之际，天气久旱不雨，农人们心急如焚，渴望老天降雨的急切心情，非常真实。

再如《故园归计》篇，“重来京国多时住，恰做了白发翁父，十年枕上家山，负我湘烟满浦，断肠回首一阳关。早晚马头南去。”对吴山结个茅庵，画不尽西湖巧处。”旅居元大都（今北京）十年来，为朝廷日夜操劳，以至白发苍苍矣。这让他不

由得感慨万千——离开家乡，想的是要做一番事业，但在改朝换代不久的元朝，又谈何容易？自然也就兴起了回乡终老的念头。

还有写江南涨水事的《野渡新晴》篇，“孤村三两人家住，终日对野叟田父。说今朝绿水平桥，昨日溪南新雨。碧天边云归鸟穴，白鹭一行飞去。便芒鞋竹杖行春，问底是青帘舞处。”攸县有一条弯弯的饮水，春天一夜雨，次日绿水平桥，一幅多么雅丽的江南春水画啊！

心系故土

冯子振热爱故乡，虽远离故乡，但心系故乡。在进士及第入朝为官后，还多次告假回到攸县老家。其中一次离开大都，回到家乡后，写了《谷雨杂咏》一诗，云：“白发流年真去国，青春逐客更还乡。湘东门外园堪赏，荷锄相从学种瓜。”诗中“湘东”即为冯子振家乡攸县（时称攸州）——攸县西汉置县，三国孙吴太平三年（258）分长沙东部为湘东郡，自三国至南朝，攸县一直隶属湘东郡——千里还乡，欣喜自不待言，不光赏玩园中美景，也学农人的样子，拿着锄头耕种时蔬、瓜果，其情与东晋陶渊明《归去来辞》中“舟遥遥以轻颺，风飘飘而吹衣。问征夫以前路，恨晨光之熹微。乃瞻衡宇，载欣载奔……”的喜悦之情，颇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一代文豪冯子振的故土情结，在他的诗歌中常常显现，如一泓不竭清泉奔流，滋润着一代代攸县人的心田。

株洲文脉



冯子振像

地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西麓的攸县，历史悠久，人杰地灵，培育出无数文韬武略的名流贤达。元代著名文学家冯子振，就是攸县人一直引以为豪的名人典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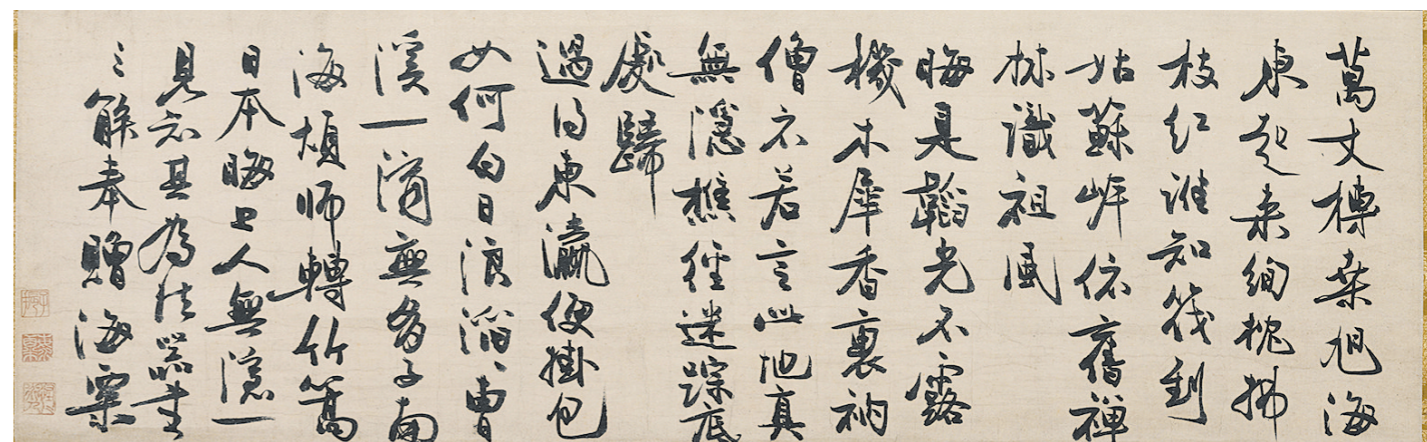
冯子振，字海粟，自号怪怪道人，又号瀛洲客。宋宗佑元年（1253）生于攸县一户殷实的书香之家，自幼勤奋好学，元大德二年（1298）登进士第，时年47岁，人谓“大器晚成”，世称其“博洽经史，于书无所不记”，且文思敏捷，下笔不能自休，一生著述颇丰，尤以诗词歌赋见长。

冯子振奉行“行万里路，读万卷书”的信条，青壮年时就经常外出游历，结交文友名士，及至登进士第，朝廷重其才学，先召为集贤院学士、待制，继任承事郎，连任保宁、彰德节度使，更有机会周游结交。但是无论走到哪里，他都忘不了根，忘不了故乡攸州（攸县元时名称）的山水风光，忘不了故乡人民。这从他流传于世的诗歌中得到充分表现。

梅花百咏咏攸州

元朝时，攸县遍植梅树，有“梅树梅花满攸州”之称，州治向有梅城之别称，并一直延续至今。

梅花迎雪吐艳，凌寒飘香，铁骨冰心，愈是寒冰，愈是风欺雪压，花开得愈精神，



冯子振行书《与无隐元晦法语》，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。